

葉榆

隨筆閒聊



是葉菲葉

在我走過的所有城市，菲律賓的服務行業在我眼中一定最好，是最優質的服務。菲律賓人天生開朗樂觀熱情。雖然普通百姓的日子過得並不富裕，可是他們的臉上始終帶著笑容，以誠摯的服務態度對待每個顧客。在商場上班的服務人員，服裝得體，有專屬的工作服，臉上都會化著淡妝，把最美的形象呈現在顧客面前。他們有耐心，面帶微笑，不卑不亢，就算你試穿了許多衣服，最後一件也沒買，也始終保持禮貌親切的態度。相比之下，國內有些商場的售貨員，就不一樣了。你如果試穿了n件，最後沒有購買，就是一副你買得起嗎，那種嫌棄的眼光。菲律賓服務行業有小費制，小費隨個人意願給予。我覺得這是對他們的服務態度肯定的嘉賓。在餐廳或者酒店用餐，結單的時候，其中有加了12%的服務費，當然有些客人還是會給餐廳服務員個人的小費。在我的認知中，無論從事任何行業都值得尊重。為了生活努力奔跑的人都是好樣的。

再說說家庭裡的菲傭，的確是生活中的好幫手。他們什麼都能做，只要僱主有需要。洗衣服熨燙衣服打掃家裡的衛生，整理家裡的物品，清潔廚房和衛生間。他們都做得非常幹淨整潔，不需要僱主教她們，無師自通。大部分菲律賓女生，她們天生就認命，也比較能吃苦耐勞。所以，菲傭是菲律賓的特色產物，也是香港許多家庭僱用家政人員的首選。她們出國在外工作，溝通語言是英語，所以深受家中有小孩子傭主的喜歡。因為從小就有菲傭和孩子們講英語，孩子的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菲傭在海外每年的創匯，是菲律賓重

要穩定的外匯來源，也是菲律賓減貧和促進生活消費的途徑之一！一個菲傭海外的工資甚至可以養活一家人普通的生活。她們普遍都聰明，也勤勞。對僱主都很有禮貌，在家裡吃飯的時候，菲傭是不能和僱主坐在一起吃飯的。她們一般就在廚房裡面另外用餐。這種不成名的規矩，一直都沒有改變。菲傭也會洗車會為僱主養花弄草，會做飯會帶孩子，也會幫僱主按摩，甚至幫忙遛狗。

反正我就特別佩服她們的多功能服務家庭，而且願意去做，不會擺著臭臉。當然，如果華人家庭人口比較多，又有幾個孩子，那麼家裡就會僱傭幾個菲傭。她們分工明確，有的就是專職帶孩子的保姆，有的負責洗衣打掃衛生，有的負責做飯收拾房間。但是，比起國內請一個保姆或者一位阿姨，這裡工資是非常便宜的。如果要去海外工作的菲傭都會經過專業的培訓管理，她們當中不乏大專大學畢業的學歷，素質都比較高。這些年，在菲傭工資上調了，目前一個月也要一萬多菲幣，大概人民幣一千五左右。住家菲傭，僱主還要提供住宿和每日三餐飲食。華人家庭在過年過節也會給她們分發紅包。平時贈送她們衣物鞋子，都很正常。因為遇上一個好菲傭，真的是幸運，她們就是家庭的左右手，把家裡照顧安排好，僱主真的省心省力，才有時間去賺錢去做自己的事。

在菲律賓，華人家庭基本都有菲傭，這也是生活在這裡的福利吧。不然每天要做家務真的會讓人奔潰。

一個城市讓你選擇留下了都會有原因的。我想，留在這裡，我除了喜歡沒有冬天的寒冷之外，家裡有菲傭幫幫忙，不需要操勞煩碎的家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

潘美春

漫遊潘山古街



特稿

昨日，應文友小梅姐之邀，同游潘山古街。幸得與眾多名家、方家同行，一路歡聲，倍感欣然。

早先便聽長輩說起，我們樂峰鎮的潘氏族人，多由泉州潘山遷衍而來。此番剛到，駐紮潘山的文化特派員姚老師便笑著打趣：「帶你回來認祖歸宗！」

據史籍所載，潘山古街現存已知文物古跡十四處，如招賢院、威惠廟、古塔遺址、潘山古寺、潘山碑、古井、閩南紅磚古厝……有的載錄分明，有的僅餘遺址可尋。

我們隨考古專家王贊成老師緩步而行，踏入古街。一路上，王老師滔滔不絕，為我們鋪展潘山古街昔日的繁盛畫卷。據說「潘山」之名，始於唐代潘源節將軍曾率軍駐此。唐末五代，王審知父子於斯設「招賢院」，廣納中原名士。及至宋代，潘山地處水陸要衝，商旅輻輳，市集興旺，時人譽為「潘山市」。

王老師還領我們找到一方宋代地標，上刻「南安蔡招賢裡潘山市」幾字，左側有一列稍小的豎字，其中數字已漫漶難辨。老師解說，那是宋代由泉州西邵至南安碼頭鎮的指路標識。地標後方，有一口「雙口古井」，井台由六邊形石塊圍成，上覆圓石，鑿有兩孔，供人取水。孔沿四周，留著古人長年踩踏留下的凹痕。時值盛夏，烈日當空，我們立於井邊，恍惚間似見古人在光天之下，赤膊汲水，拎起一桶便從頭澆下，大人孩子嬉笑避暑的熱鬧場景；又彷彿聞到暮色時分，家家戶戶提水歸去，炊煙漸起，飯菜飄香，那一縷縷暖暖融融的人間煙火。

劉先衛

以擔當托舉親情，讓善意更有力量



詩意衡南

河南商丘的馮亞萍，用五年時光詮釋了「不是生母，勝似母親」的深意。哥哥意外離世、嫂子離家，她毅然將五個侄子侄女接到家中，與自己的兩個女兒共同撫養，成為七個孩子的「媽媽」。

這份跨越血緣的堅守，不僅溫暖了破碎的家庭，更折射出基層女性在困境中的擔當與善意，引發人們對親情、責任與社會保障的深層思考。

面對家庭突遭的變故，馮亞萍的選擇源於刻在骨子裡的善良。年少時鄰里幫扶的經歷，讓她深知困境中援手的珍貴；看著五個孩子惶恐的模樣，她無法坐視不管。即便自家本就拮据，即便要承受「委屈親女」的煎熬，她仍選擇扛起這份重擔。這種抉擇，沒有驚天動地的誓言，卻有著日復一日的堅守，詮釋了親情最質樸的模樣——它不止於血脈相連，更在於危難時的挺身而出與不離不棄。這份堅守的背後，是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全家僅靠丈夫打工維繫生計，馮亞萍靠做手工補貼家用，每日收入微薄；她要平

衡七個孩子的需求，在親生女兒與侄子侄女之間艱難取舍，承受著「一碗水端不平」的委屈。大女兒的抱怨、大侄女的敏感，都曾讓這份愛面臨考驗。但五年時光最終消融了隔閡，孩子們的接納與理解，正是對這份善意最好的回饋，也印證了真心能換真心，擔當能暖人心。

馮亞萍的事跡之所以打動無數人，更因為它戳中了農村家庭遭遇變故後的現實痛點。當家庭頂樑柱倒塌，弱勢群體往往面臨生存與發展困境，僅靠個人善意難以長久支撐。令人欣慰的是，當地部門及時介入落實幫扶政策，為這份大愛注入了社會保障的力量。這啟示我們，個體的善良需要社會托舉，唯有完善幫扶機制，才能讓困境中的家庭更有底氣，讓善意走得更遠。

馮亞萍用平凡之舉彰顯了非凡擔當，她讓我們看到，母愛的邊界可以超越血緣，善良的力量足以撐起一片天。這份堅守值得致敬，更值得被呵護。期待更多社會關懷匯聚，讓每個遭遇困境的家庭都能被溫暖守護，讓每一份善意都能在社會支撐下綻放更亮的光芒。

謝天義

朱熹遊歷道教聖地——雙髻山



特稿

雙髻山，又名天馬山，俗名小孤山，雅稱金鞍山。雙髻山與著名的風景區寶蓋山毗鄰，中間為一條約五里長的峽谷，現如今已開闢為石獅市花海谷公園，它屹立在公園入口北側不遠處：巍峨峻峭、青蔥翠綠。像一位沉睡的時間老人，靜默在那裡，任憑歲月和風雨的洗禮，它依然風光無限地呈現在世人的眼前。但是，雙髻山作為道教聖地的輝煌時光卻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而鮮為人知。

據清朝道光版《晉江縣志》記載：雙髻山「中有永嘉石室，亦名月庵，宋道人趙永嘉居之」。南宋紹興年間，泉州府同安縣屬吏趙永嘉，因不滿官場的腐敗橫行、爾虞我詐，棄官出家修道。隱於晉江金鞍山（今石獅市雙髻山）潛心修道，成為聞名遐邇的一名德高望重道長。同時在雙髻山上鑿石營造「永嘉石室」，民間稱之為「大廳暗房」。雙髻山作為道教聖地，它像一座偌大的磁場，吸引著無數文人墨客和修道人士慕名而來，留下許多詩文石刻，趙永嘉修道期間，道術日漸精進，常四處遊歷、傳道講學，「有道術，嘗喚虎守室」！

「永嘉少為同安簿，從事朱文公，後行山下，遇同人致意文公，文公就訪之，與遊覽勝，曰：『此地二百年後，當為車馬之區』。今永寧庵是也」。朱熹於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出任泉州府同安縣主簿。為官期間和同僚趙永嘉在衙門的交集

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感情甚篤。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又號紫

高俊仁

向死而生，加倍努力



各說各話

「記住你即將死去」，這句喬布斯終生踐行的箴言，常被誤讀為悲觀的警鐘。實則，它是一把刺穿虛無的利刃，剖開的恰是「向死而生」最昂揚的內核：正因死亡必然，生命才能夠鍛

打成不可替代的創造；正因時光有限，努力才終將淬煉出加倍的能量密度。

喬布斯的一生，是此命題最熾烈的註腳。死亡於他，並非暮年的遙遠鐘聲，而是盛年時便被迫日日相對的「老友」。2003年，48歲查出胰腺腫瘤，直到2011年離世，他整整熬了8年的抗癌歷程。這種貼身逼視，沒有讓他沉溺於恐懼，反而剝離了所有冗余的猶豫與妥協。他曾在演講中說道，死亡是生命最偉大的發明，它清除舊的，為新的讓路。

這並非詩人式的浪漫比喻，而是行動者的殘酷邏輯：既然一切都是暫時的，那麼，唯有以傾盡全力的創造，才能在最終消逝的道路上，刻下足夠深刻的履跡。於是，他的努力呈現出一種近乎偏執的強度與純度——對產品細節的瘋狂打磨，對用戶體驗的極致追求，對「改變世界」這一目標的宗教般的狂熱。這種努力，是清醒計算生命余量後的全力衝刺，是將每一天都視為「最後一日」去構建不朽事物的偏執。

這便是「向死而生」賦予努力的全新定義：它不再是社會時鐘驅動的機械攀爬，而是生命本體在確認自身有限性後，爆發出一種自覺的、濃縮的、指向創造的爆炸性能量。死亡的必然性，在此扮演了最嚴苛的「價值過濾器」與「效率加速器」。

它為努力提供了終極的「優先級法則」。當死亡的陰影成為背景板，無數看似緊要的世俗紛爭、他人評議、短期得失，瞬

陽，世稱晦庵先生、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縣）南宋建炎四年（1130）陰曆九月十五日，出生於南劍州（今福建省尤溪縣）。朱熹是南宋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詩人。是理學集大成者，與儒學創始人孔子、儒學大家孟子、心學大家王陽明、並稱為「孔孟朱王」。

朱熹作為趙永嘉的莫逆之交，多次受邀造訪道教聖地雙髻山的「永嘉石室」。每次相逢總有說不完的知心話，道不盡的修道術。他們之間不講禮數，時而席地而坐、坐而論道；時而出門徒步遠足，站在金鞍山之巔飽覽一望無際，波濤洶湧的泉州灣，欣賞著航行在大海裡漁舟商船的旖旎風光。寶蓋山、永寧鰲城、祥芝澳都留下了朱熹和趙永嘉道人的足跡。寶蓋山上有趙永嘉石刻詩。曰：「青山吐出白龍開，我是地仙趙秀才。嘉善無魚歹得去，永嘉有虎喚能來」。雙髻山的「永嘉石室」在歷史上對道教的傳播發揮了無可估量的作用。給後人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明代詩人感歎賦詩：「艷羨地仙趙秀才，修真石室比蓬萊。永嘉遺址今猶在，剩有空門鎖綠苔」。清代文人在此吟詩：「雙陽挺秀挹鰲城，石洞高深鬼斧成，昔日嘉王落發地，於今遺址尚留聲」。很是遺憾，今石室已被廢。

雙髻山作為石獅市重要的道教聖地，對道教的研究和發揚光大，具有深厚的歷史價值與宗教文化價值，它是石獅市文旅事業的一張名片。

我們深信雙髻山「永嘉石室」在不久的未來將以嶄新的面貌重新煥發古老的青春，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間顯露出其瑣屑的本質。真正重要的問題浮出水面：在你不可避免地離去之前，你決心留下什麼？喬布斯拋棄了早期對市場份額的過度糾結，回歸產品與體驗的本質，正源於這種過渡。努力的方向，因此而變得異常銳利。

它催生了「無退路」的創新勇氣。倘若終將一無所有，便更無真正不可承受的損失。這種覺悟，解除了精神上的重重枷鎖。喬布斯敢於一再顛覆自己與行業定規，從圖形界面到觸控革命，正是這種「向死」之勇的體現。努力，因此敢於闖入無人區，進行顛覆式的創造，而非在既有路線上進行優化。

它要求「極致化」的過程投入。既然結局已定，過程的每一寸質量，便直接定義了生命的質地。這逼迫努力必須脫離尚可與平庸，逼近能力的極限。喬布斯對產品哪怕一個圓弧弧度、一種字體顯示的苛刻，正是這種對生命過程本身負責的終極體現——既然時間有限，那麼注入時間的一切產出，都必須無限趨近於完美。

喬布斯的遺產，恰恰證明了存在主義最積極的行動面向：世界本無預設意義，意義在於我們通過行動進行的投射與建造。「向死」的認知，將人拋入這種根本自由與責任之中。它要求我們不再將生命視為一項等待領取年息的資產，而是一項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的原創工程。加倍的努力，便是這項工程的唯一建材。

因此，「向死而生，加倍努力」，絕非一種悲情的消耗，而是一種清醒的慶典。它意味著，我們承認生命是短暫的火苗，但拒絕其無聲熄滅，而是選擇奮力燃燒，去點亮些什麼，推動些什麼，創造些什麼。死亡劃定了終點線，但向死而生的努力，卻在這終點線前，開闢出無限寬廣的創造曠野。

林輝煌

人生「五度」：立身有高度（一）



柳浪飛歌

人活一世，首要修為在於立身。一個人的立足根基，不靠身份尊卑、財富多寡，全憑自身秉持的境界格局。

所謂立身有高度，絕非恃才傲物、輕視週遭人事，亦非眼高手低、空追虛無願景。而是歷經世事浮沉、閱盡人間起落，依舊堅守本真操守，在紛繁是非中篤定立場，葆有豁達開闊的人生格局。

世事浮沉本為常態，得失起落皆是尋常。多數人囿於生活瑣碎，執著一時輸贏榮辱，為細碎閒情鬱結於心，徒耗半生精力。

真正通透之人，善於跳出當下方寸桎梏，以長遠視野靜觀世事變遷。順遂之時，內斂謙遜、自省自持，不驕不躁；低谷之際，沉潛蓄力、靜待轉機，不自怨自艾，不為流言蜚語擾動心神，不因暫時成敗亂了步履節奏。

立身的層次，藏在眼界格局與包容

度量之中。庸人緊盯當下利弊得失，智者深耕長遠人生走向；凡人糾結一時是非對錯，賢者接納世間百態差異。行走紅塵俗世，誤解紛爭在所難免。立身高遠，便是主動脫離無謂糾葛，恪守做人準則底線，不困於雞毛蒜皮的瑣事，只為生活留得一份清淨安然。

這份高遠格局，根植於與生俱來的氣節風骨。從來不是居高臨下的傲慢姿態，而是飽經世態炎涼、看透人情聚散後，沉澱出的包容寬厚。

待人處事溫和有度，處世立身清醒通透，不盲從世俗潮流，不為功名利祿折腰。行事坦蕩磊落，心懷純粹赤誠，始終堅守一份澄澈操行。

立身無捷徑可走，貴在日積月累、久久為功。拓寬眼界格局，俗世煩憂自然消滅；敞開包容度量，人生前路自會坦蕩。

懷高遠志向，渡煙火流年，以端正姿態奔赴歲月風雨，便是人生最珍貴的立身修行。